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承恩

弇州續稿卷五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周是脩先生集序

當建文初人主厭馬上之業集諸郡國賢良文學登金華白虎之地於是解大紳起自謫楊文貞與泰和周是

脩先生起自薦而二薦者用王國官入史局與胡光大金幼孜胡若思梁用昭善諸公皆江右人又皆同官相切劘為古文辭是脩先生齒稍尊其詩與文貞皆工為清雋温厚之語不專以其才逞當燕師之下金陵諸公皆相約死難然皆不果而獨先生從容具冠服雉經於學宫之尊經閣文皇既紹大位追僇死難者甚慘至先生名忽曰彼食其禄自盡其心耳何問為於是先生獨以其遺體完又能完其族而於先生之遺詩文其禁亦

獨寬然離竄艱難之餘所存者無幾矣文貞際風雲登宰輔後先生死四十一年乃始能志先生之墓而徵露其歎於是先生之集稍出有梓而行之者余故嘗卒業焉萬歷之紀元下詔追表故死建文難者祀於郡國存邮其後人金陵為先生死地得群祀而泰和其鄉又有專祀先生之裔孫應鰲自以進士起家為丹陽令余過丹陽治令出先生之集而授余請序之夫先生詩所謂清雋溫厚者與文貞皆得虞揚之逸響固無論即一時

諸公或雄而博或暢而裁要皆雝雝治世之音不大詭於格驟舉而讀之未敢有甲乙者至一聞先生名而神氣忽若王目若開而明舌若津而潤諸賢之什非不工固有黯然沮索然離者要不知其所自也夫子不云乎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曰興於詩夫豈直以其辭將亦其人哉先生之文不能當文貞彬而亦自斐然即詩可以例已余膚立人也烏能序先生集聊因令之請而抒其顧為執鞭者而已

郛彥吉羼提齋稿序

彥吉之守黄州也次黄以前之詩而名之曰鷓鴣稿屬余序之客歲溯長江禮玄嶽以其所著紀游編得賦與詩如干首而名之曰玄嶽游稿又屬余序之今者偶余於高座寺盡出其所著近詩為卷六為章不能二百而諸體約略備矣名之曰羼提齋稿又屬余叙之至是凡三屬客有誚余者曰語不已贅乎哉余謝曰不然嚮者之序鷓鴣也序其進也以有待也其季子之聞幽而謂

始基之者乎其序玄嶽游也美其適也以有寓也其季子之聞磁而曰蕩乎樂而不淫周公之東者乎今者之序羼提也則成矣季子之聞頌而所謂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將庶幾矣余可以無餘稱也已夫賦特其一班耳而有子建安仁之遺響焉五言古則靈運明遠之雋也七言歌行則青蓮之放也近體則右丞嘉州之婉麗也總之元嘉後而大歷前然其所自得要有出乎其表而不受繩束者夫定格而後俟感以禦畢精思

而後出辭以禦易積學而後脩藻以禦陋觸機而後成句以禦鑿四者不備非詩也彥吉為人孤潔自信慎許可寡游道其自閟解學政歸而杜門尚徉於六秇之圃故獲自致其詣於四者深造自得久而逢源烏能難彥吉哉余非不知之顧少而忽焉老而見役於人以筆研為徽纆其何足以當彥吉也集以齋齋以羼提梵語忍辱也於世法為利雖然吾懼世之叢起而役彥吉也

王孟起詩序

建康爲古帝王都會自司馬氏南渡以至元嘉大明之世人主得漸息御圍之役而從事秇文士大夫因之以有三謝顔沈江鮑及唐而得李供奉王龍標諸賢於是鍾山大江之雄天闕栖霞之麗盡收而入於子墨之府然其人多河朔之傖吳之儂蜀之賓僑而稱寓公游士於土著百無一也豈所謂雄麗者不盡發於人也耶蓋至明而高帝定鼎爲天地樞九州八荒之精靈所輻輳於是乎山川之雄麗漸化爲人傑而薦紳先生則大司

冠顧華玉司僕王欽佩陳魯南太常許仲貽僉臬陳羽伯今大名守姚 闕 輩山林之儁乃復有金元玉徐子仁盛仲交輩大較不能與諸公當而今王孟起最後出其地在仕隱之間其文亦以時法參奪之不能遽脫其習以追角乎弘嘉之盛然少而為詩晩益篤好之今其合者置之錢劉之側不至矍圃之見汰降而就景傳事香山之叟吾故知其把臂入林也今操觚之士扼腕而談建安開元驟見余之序孟起詩必大駭以多可少否

藉令苟狥少年之好而唯影響之趣余寧與此不與彼也孟起與余同姓其命名也蓋合得余名與字之一非偶然者故因詹吏部東圖之請而序之

阮生詩集序

余晚之金陵金陵故賢薦紳游客布衣之藪而至戊子屬大比士諸能操觚為古文辭者亦集而以余之猥先之也車門闢則褦襶蝗附揮汗而出褎中詩卷至不能徧讀而忽有少年子白晳豐下禮恭而守温已見其刺

則鄉進士阮子自華也已叩其家世則嘉靖間函峰中丞子也已發其篋則為詩若干卷曰公幸一抨隲我使我受而考焉于時忽忽漫應之㑹旬日而阮子已去之彭城累書數百千言申前請曰公不為我序我且穀於彭城不復之公車矣亦會予事小間獲展卷則若從伏日中雷電雨雹交下快其爽而攝其横又若游太卤而值十萬之衆車馳卒奔飈奪轟擊悠悠旆旌之意雖不易尋亦足以雄矣然是十萬之衆其堪戰者幾不堪者

幾而所謂雷電雨雹其快者與攝者孰勝也子之語出於臆而發於機當於子之賞而不必盡程於古神有合而亦有離合則超乎人之表而離則左乎人之轍子且姑竢之今夫宛之駒左髆有孔而汗血者必千里時其秣縱其騁及壯而後銜勒馬使其步驟協而抑控工誰曰不千里不然吾懼其蹶也玉之猶為璞也卞和氏故寶之奚鑢盪砂石之工未至而遽獻之泰庭吾懼其猶故刖也子且姑俟之阮子之友陸景成曰生非以子而

重也欲以予而規得所以重也且公之所序人詩夥矣不必皆名士亦不必皆名語而予應之易何以難阮生也余咲曰予以為易者愛而真乎難者愛而真乎若以愛余規則可矣為我語阮子箧余序後十年而余不死必能式新息之銅而刻子名於茗華之壁

談氏文獻録序

談氏文獻録者何録談氏文獻也其稱文者何有天子之文冠之曰誥者十一曰敕命者七曰敕及敕諭者十

一次祠堂考禮之文也次愚慮草易之文也次遺稿次摘稿次逍遥集次長嘯集次存稿詩書之文也次試卷制科之文也次雜言方術之文也其稱獻者何有獻而名於朝者有獻而名於鄉者有獻而以子名者有獻而名於鄉先生社者皆談之雋也其文則皆談之華也疇叙之談之後人思永也思永之言曰吾談之先自鄭子始出遥裔而以禮樂訓魯或曰古譚談通譚子奔莒所以有譚譚即談也夫吾何知譚吾知錫之有談而已錫

之談則自宋五經博士公從南渡始其入明而顯則自御史願學公始迄於今繩繩奕奕者若而世矣又若而人矣然而北不得𡡉崔李而南不得次王謝者則余之罪也余不能如辥宗起以片言而起其宗姑為之志其文獻者則庶乎以談有聞矣不佞謂思永子言似也而胡以志子試文也曰此余敝帚也幸程於有司而用它嫵弃之余廢不用矣夫左丘以盲廢而有國語馬遷以腐廢而有史記此其材皆足以紀國天下古今之文獻

而余僅能施之於一談雖然此余之所以志也故不忍弃也不佞乃謂思永是編成而談之里凴若益而高其墓之木若益而喬者非以此也耶即不然而更千萬年有陵谷之變而談之文獻宛然在目者則皆予之功也已

吳江吳氏家乘序

諸序族譜者曰譜者史也余則曰史者譜也史之興莫備於司馬遷遷之紀皇帝三代以至春秋列國西京世

家靡不具其所由來而至於自叙則益詳矣其他同姓異姓之諸侯於績無可紀者亦必昭明其世次而為之年表班固氏因之以至范氏而後不能推見世家年表之意而略之而至於自叙未嘗不追本其所繇始追大王父而後班班矣乃至脩唐史而表宰相世系雖於事不甚雅而後之名家鉅公欲為譜者更於是取資焉余故曰史即譜也明興東第貂璫之胄不復能徵其先德而三事九列往往拔自寒畯吳越歙閩之間齒姓寔繁

而其久者至彼此不能相通金匱石室之藏又僅采左氏編年之例而識其大者於是史不能兼譜譜不能登史而修譜之家陋者安於挂漏侈者鶩於張飾而譜之用復寖微矣乃今而得吳江吳氏譜吳以國為姓其在北而著者若大司馬公在南而著者若司空公不可悉知所知者宋有太尉某至端平間而千一公者始家吳江是為吳之十一世祖也千一公有子三人曰萬一萬二萬三公固多孝弟力田然未有顯者又四世而為

孝子公璋璋子宫保公洪洪子宫保公山凡八坐二人藩岳郡二千石四人甲第六人鄉進士貲郎上舍若干人百二十年來其纓弁紳衿之盛輝暎吾三吳幾可以稱世家而當嘉靖之初年譜成於草剏而未備今其後人承光乃能慨然舉而修之則吳之為吳赫然章矣其紀叙則秩然理矣大槩首之以璽書則為誥者二十六為敕命者二十二為敕及敕諭者十七為諭祭者五繼之以譜傳則為千一公昭者曁其後者若而人為萬一

公穆暨其後者若而人又繼之以文獻則為誌銘碑傳類若而篇諸所自搆撰附焉又若而篇乃夫欒趙之思二武韋陶之述祖德雖微言小咏亦有所不遺者承先之著思亦㢈矣余瑯琊之重在晉宋齊梁間至於趙宋益有聞而明之重則自世大父工部公始寔與宮保公同第成化乙未進士兩家喬木相望至於今呉中之甲姓鼎族莫能三焉余故因承先之請敘而歸之若乃尊始别源敦睦率誼之道則諸為譜者類能言之可無事

余余且治我譜矣

刻大藏緣起序

昔我薄伽梵之宰世闡化也以大慈力攝諸天龍鬼神人非人咸集而收之大法門佛子菩薩阿羅漢隨緣參發贊歎顯密圓通之妙葢四十九年而所說何啻百千萬言所度之人因聲入悟者何啻百千萬衆薄伽梵遷化大迦葉阿難陀繼起而紹明之尚慮登壇之迹不能逮遠而没身之後微言泯而漸失其真相與結集成篇

以梵音寄梵書以梵書寄貝多羅葉上至國王宫下至婆羅門家遠至娑竭龍藏靡不轉寫流布而大教之盛如日中天矣後千餘年而震旦之文明日盛緣亦漸起所謂菩薩阿羅漢者多下降於此方而竺法蘭摩騰遂以四十二章經來其後鳩摩羅什佛陀耶舍輩為姚秦主翻譯葢以漢兒習梵語作梵字則甚難而法不廣以漢語度漢字傳佛印則甚易而法亦流至唐而法師玄奘西游天竺諸方遂悉奉諸經及慈氏所撰惟識諸論

來韃為三藏官置司翻譯易世之後得房融所譯楞嚴而教典備矣然法語既繁傳寫亦不易自通都大邑之外貧賤鮮事力之家有畢生不能見見而不能自致於是始知壽之梓而印行之流傳亦復廣矣顧諸經之流傳見者頂禮供養焚香唄誦而像引隆崇簡褎重大將攜遠致則有所不能循環咀諷則有所不便丹鉛注乙則有所不敢於是開士密藏始發心倣弘道比丘尼讀沙故事以儒書例募梓而尚書陸與繩太史馮開之相

與賛助成大因縁而二公仍各叙之太史所云彼梵夾者以敬奉為法事令梓以流行為法事其辭甚晳而盡余復何賛獨余嚮者疑觀世音大士以一人之身而具八萬四千爍迦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以三千大千之界而無所不應隨應隨足以為萬萬無此事今以梓經一端而驗之固可推也夫百應者化身也不動者法身也梓者法身也流傳者化身也昔梓圓也今梓圓而滿也以目為耳是即觀世音如如不動即曰觀自在也

或謂觀世音之轉而為菩提達磨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而今乃以梓經擬之不亦左乎是不然當同泰永寧之際南北人主徇於有漏之果而泥於文言之粗其用益繁其浸益遠故達磨出而救之五六傳而後即心非心之教大行而弔奇者至焚像弃經書七佛名於袒服而流至於猖狂自恣併其跡而失之葢棒喝之教窮而教典與宗皆兩屈矣若觀世音之再轉而為達磨也寧不思所以更救之乎余不敢遽謂密藏為觀世音轉要亦

能不失其意耳或又謂此末法時也薄伽梵嘗授記矣念不久且歸之娑竭龍藏而何以梓為即梓豈復有如迦葉阿難者能傳佛印也則又不然後慈氏而成佛者非我瞿曇記耶一奮迅而立超三刼夫焉知末法之中無龍女者出彼龍女寧受記者哉啓藏其勉之諸為啓藏緣者亦俱勉之

題姜氏家乘後序

姜氏家乘者何姜氏譜也諸呉之為姜者文獻皆在焉

姜之先著姓四岳至太公望稱師尚父奄有海岱世世為東諸侯迨陳氏起而寖微然猶貴顯於隨唐間稱名族若吾吳邑之姜則自宋樞密副使遵始其後時有顯者十三世而為明汝州别駕信蚤舉鄉薦仕不甚達頗以政行稱諸孫濟不仕然亦有文兩世所交游多吳之學士大夫有志傳題像餞送説解及詩歌之屬百餘篇令其裔孫謚闕復纂而譜之餘以例附見焉蓋以朝籍按姜則姜無登者以文獻求姜而姜之為姜昭昭矣當

戰國之交姜之為公侯者幾三十世然微太史之世家年表以紀之幾遂寥寥不復知有姜令以一副樞之後為世次者且二十而瞭然若指掌其文辭亦俱燦然嗟乎杞亦侯國也以大禹之後而夫子猶歎其禮之不足徵然則今之姜豈直賢於昔之姜而已哉夫姜猶夫昔杞也散而整微而不泯則譜力矣

潘景升東游詩小序

潘景升從余游每見必出其所業余因得以窺其進而

至歲之戊子秋謁余於金陵右司馬邸是時景升方與其儕偶相逐而角鴻都門之業尋久不利亟去余時卒卒未暇叩景升今年二月復游金陵則益梓其近詩若干首曰東游篇蓋景升家黄山白嶽間而又好游若金陵胥臺虎林山水固其比席間物至是遂渡錢塘栖四明四明襟海而孕山東湖其中古刹名蹟處處皆是景升與二三君子窮舟車杖履之勝發而歌詩往往清遠蘊藉如金閶鑾江諸曲能以宋齊樂府之調而出入建

安之門近體要亦不下大歷雖山水之勝有以啟景升而景升之深會獨詣其靈承者自不淺淺也間與其鄉家方司徒及之方公欣然意合獨謂景升恂恂太學諸生步武尺寸不失而詩多燕姬越女譴浪挑寄之辭是不累異日縉紳間聲耶余報公將以景升真有之乎古之才人墨士志有所不遂則必借以發舒其抑鬱才有所不盡則復借以騁騖其藻麗此齊梁之所以輝暎一時而青蓮少陵氏之所不能廢也今景升而改玉甚易

雖然何以稱哉司徒無以難也因志於簡端

華補菴先生詩集序

嘉靖間無錫有華從龍先生者弱冠而自邑諸生游太學可二紀而以尚書經魁順天薦又十年而成進士業五十餘矣為郎未六歲而自免盍倡徉於湖山之社者又一紀餘而以考終先生故好為古文辭不以經術廢以故得晩達而古文辭有儁聲無錫與吾郡比壤郡故饒名士大夫若文徵仲父子祝希哲陳復甫許元復陸

叔平彭孔嘉周公瑕袁魯望之屬有屈年而與先交者有屈先生年而與交者下上揚扢無時不過從先生父曰海月翁擅計然之筴起家埒素封而先生能以義散之葢終先生身五服之内外宗戚亡不濡潤者環所居而稱里人亡不困廩我者吾郡之名士大夫皆以先生故不虞陽家鸘鷞而先生之槖則已枵然垂矣先生之詩得之文氏諸君子為多故不欲劖刻鉤索以崇其格而極其變然大要和平有緼藉語必實際藹然盛世之

遺響也余之先人大司馬公同先生舉於辛丑余弱冠時侍先生坐見目以小友未幾而竊從郎署後以使事歸飲先生綠雲窩眉宇襟度談笑非復人間人也自是俯締姻好余嘗竊謂吾家右軍五十餘辭郡不出先生之蚤退與之近而無競過之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先生之好客不問產與之近而不為名高過之至於灑落消揺不佛而禪庶幾白香山詩亦稱是乃若真休之圃菰川之别業吞彼履道里者三四所少僅蠻

素耳目之奉耳然亦足以覿先生矣先生所著詩文凡數十百卷多散佚而其存者曰句吳集曰近遊集曰北游集曰江州集曰改南集曰真休集其子司諭明伯鴻臚存叔輩能習先生之詩而不能梓至其孫太學之充始梓之而問序於不佞世貞嗚呼先生已矣世之慕先生而不及見者求之兹集求之而又不能悉先生則有不佞序在

巨勝園集序

鎮國中尉唐孔炎父者食邑於南陽與余竿尺還往者一紀餘矣有子罷封未冠而出其文甚奇余時見孔炎詩不甚多幾欲用吾家故事舍渾而就戎孔炎不以為恠凡有所蓄古法書名畫之類皆屬余評題今年春三月忽梓其所著巨勝園詩集寄余余讀之而甚愧嚮者之鹵莽於孔炎也自余與歷下生脩北地之業慕好之者靡不鴻舉豹蔚金石其聲以自附于古而才情未裕景事寡劑騖於雄奇莽蒼之觀而畧於澹蕩優柔之致

識者歎馬孔炎長淮以北人也其調甚和而致甚清使事必愜拈韻必穩高處可步武摩詰達夫下亦不失錢劉亡論余家東吳不能盡廢其嗜即于鱗而在亦把臂入林矣集中詩凡四及余然一見而三不見宜乎余昔之鹵莽也朱邸中洪都用晦最蚤善余前年為其誌先輔國墓次年序宗良詩今年復序孔炎詩且當復序孔炎之子𦟄封文矣視丁敬禮之於陳王陶隱君之於劉侯差不為負哉或謂孔炎集獨偏於近體以為未備夫

古有以一五言為長城者有以一絶為宮辭者偏至之聖何必減於具體之微哉孔炎其肯余言否

張孟奇廣陵懷古詩序

天下所艷稱古蹟名勝關之西長安稍東洛陽江之南金陵姑蘓錢唐北則廣陵廣陵固東南大都會也當大業時淫主輕弃星拱之宸而寄悰此邦竭海内之事力以張飾之至唐而建節為巨鎮又以轉運度支之饒益之於是廣陵之富甲於諸藩鎮詞人騷客又多為歌咏

以益之而古蹟名勝燦然備矣一燬於五季之季再燬於南渡三燬於宋季四燬於元季遂蕩為烽火戈鋋之場朝暮異主遺黎孑然始以十萬家稱旣而僅十七家耳以我列聖之生息南北之喉吭其盛獲稍稍差復然而一鹽客藪耳其於大雅未復也南海張孟奇今之才子也試於南宮不利奉其大人命游學於吳楚間而時時托棲廣陵嘗慨其古蹟之漸湮而名勝之不易屈指也慱攷之文獻而得二十餘事事各有詩詩各有序序

則雅而裁詩則麗而婉有賦有興有頌有風讀之而蕪城邘溝之巨麗喆士之義訓淫主之侈心若在胸睫間矣孟奇過金陵書以示余余甚奇之已而走栱中贄以謁汪司馬司馬欣然為雅語弁其首且以屬余曰幸而續我此孟奇志也嗟乎孟奇豈以吾二人真能重天下士若皇甫之於左生乎哉司馬才高固當予則何所識知即玄晏之釋譏未能賢於太冲之三都也且真以為吾二人重孟奇乎孟奇重廣陵乎

傅氏世系序

傅姓故無它望其先為殷聖相說寥寥者千餘年至漢而為陽陵景侯寬義陽侯介子昆陽侯俊壯節侯爕以武功顯高武貞侯喜以節概顯至晉而為清泉侯玄司隸校尉咸以雅諒顯司徒祗以政業顯至唐而為横海節度使吳郡公良弼以勲猷顯至宋而中書侍郎獻簡公堯俞以清正顯忠肅公察以死難顯其它列服休采聲施於時者不可屈指數第晉以前不稱文而晉以後

不稱武豈時主之尚使之將無土風家習變使然也當元世隱居不仕至明興而有太子太師潁國公友德者出以神勇從高皇帝取天下長驅刈燕都掃秦隴蕩西羌尋佩大將軍印定巴蜀下滇南高皇帝親為之銘詩以褒揚之再啟茅土位上公子尚翁主東第徹侯功臣亡敢與伉者晚節以功成見嫌而上春秋高不遑究身後事於一切贈謚封錫之典皆闕焉傅自是頗傍落不振至不能名潁公而潁公有一兄曰友仁以公故授冠

帶總旗蚤卒亡子穎公之長子曰駙馬都尉忠所謂尚翁主者也次子曰孝出後友仁孝傳子漢又亡子於是族之人保安州守潤以其次子寧為漢後得世其職凡四傳而為昭信公某某傳今昭信校尉錦衣百户時忠信接禮人也任職亡害當遷而念其母老不安燕中養請告扶侍還杭之忠清里以其暇頗修執文之業春秋行視先壟慨然而歎曰傳之指不為少矣乃貿貿焉不能名其先甚至命名不相避凶禮不相通使我華胄之

遥遥幾於伊川之被髪而祭者是非余責哉於是始論次其先德而斷其始曰呉郘公之少孫思進公支子宗也徙内黄内黄始也思進三傳而珏徙鄆之須城須城始也又兩傳而獻簡公徙盂之濟源濟源始也又五傳而至孫髙徙杭之仁和仁和始也其弟亮徙鳳陽而頳公繼之弟錦衣孝傳子漢而絶仁和之族寧繼之孝支子宗也時既已論次其畧而介友人蔡大節以書請曰不穀人下中何能光昭其先而整齊其世次以肅睦宗族

惟是不忍於傳之泯泯等於僮皁耳唯是吾子之一言而天下以爲惇史幸憐而弁之俾以傳有聞焉夫余安能重傳且古所以叙譜之意則宋之諸賢已畧盡之復安用贅余獨悲夫潁公之功大而報儌也隆慶初余以前觀察召用應詔陳言請録高皇時功臣而首推潁公以爲當封王爵繼絶賜祭格不報又二十年而召佐留樞復極言之主爵者嚄唶以爲潁公功誠大然事久遠難明且其後凋落無可問者封王則疑重繼絶則見欺

請姑娭之詔可主爵者議嗟乎以傅子所稱世系傅之為傅班班也又何虞欺雖然士風之漓甚矣使余稍知頑公之族繩繩若是余亦當捫舌嫌之避安敢婁陳之哉若為傅之後人不必不名頑公當世宗之元年上巳采撫臣議祠公於滇血食世世勿絶矣

重刻古畫苑選小序

余鎮鄖時嘗欲彙蕞書畫二家言各勒成一書書苑已就多至八十餘卷欲梓之而物力與時俱不繼其畫苑尚

未成乃稍裒其古雅鮮行世者各十餘種分刻之襄南二郡郡地僻不能傳之上都又會閩襄本已蕩於江適友人王光禄有志慕古余搜篋中僅得畫苑授之俾鋟梓以傳光禄請余題首余嘗謂書固小技然紀言紀事要必托之以傳若畫最為無所係者譬則天地間之佳木麗卉而已夫佳木麗卉了無益於天地然使大塊之内盡刈而為甌脫鞹而為黄茅白草何所取觀哉故夫畫之用饒才情者以為無聲之詩而愛紀述者以為無

文之史良有意也若夫推原證品合文與獻而紀之唐以前雖人殊要之皆不可及已是役也姚刺史某實司校讐焉法得附書

弇山堂别集小序

弇山堂别集者何王子所自纂也名之别集者何内之無當於經術政體即雕蟲之技亦弗與焉故曰别集也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訪問朝家故典與閥閲琬琰之詳葢三十年一日矣晚而從故相徐公所得盡窺金匱石

室之藏竊亦欲藉辟蘿之日一從事於龍門蘭臺遺響
庶幾昭代之盛不至忞忞甫欲命管而病妬之既而自
惟材力綿淺一不稱也所覩章奏竿尺賦頌之類鮮足
錄者二不稱也是非小有不當流禍後世三不稱也而
是時倡道者謂王子毋受役於筆研以鑿性靈自是絶
意不復作其他有所聞見偶書之赫蹏以數甓貯藏尋
得間出之編次成帙凡九十餘卷攜來金陵署中梓人
翁生見而異之固請付剞劂是書行異日有裨於國史

者十不能二耆儒掌故取以考證十不能三賓幙酒次以資談謔參之十或可得四其用如是而已而翁生者乃欲強以灾木何也惜乎吾見若之愽於什一息也

艾氏族譜序

艾無他族其先頴事齊為大夫食邑於艾因以邑氏派分而二曰秦曰蜀蜀之派别而六而其在滑石灘者復分而四宋世諸艾多仕為名卿大夫至明而益盛有給事中廣御史大中丞璞少司馬希淳侍御朴左伯可

久然皆散處一方而楚平江之派亦多仕宦為州邑職至今大鴻臚公穆兄弟而大顯鴻臚之兄曰萬安令科居官有聲實鴻臚公生而儁異博學工古文辭其在郎署屬權相固恩寵不為其父服而大璫為之内主視事如故公奮身與今太僕卿沈純父抗疏極論之拜杖闕下肉盡見骨行戍萬里與鬼分日顧其氣益王節益固最後權相死大璫逐天子旌召忠直敢言之士以不次待之而鴻臚公獨逡巡未之應其難進易退之操為士

林模楷而前是鴻臚公嘗慨平江之艾齒日繁而未有譜也其先日益泯泯而其後日益林林也思有所以整齊之而會萬安公嘗以書自通於侍御朴盡得其先世之詳鴻臚公乃始纂集成譜凡六則曰譜例者其綱也曰世系者始自孔大夫以至秦蜀之派咸備焉獨詳於平江者志覈也曰大傳者宋一人明二十五人傳所知也曰家禮者示軌也曰族訓者敦睦也曰撰述者鴻臚之疏與紀難皆在焉而竿尺附之識大也嗚呼天下自

是真有艾矣當鴻臚公之抗節犯難初不復知有身寧復知族然今無論紳衿之與閭井覩姓而稱艾者必憪然曰得非鴻臚公耶是忠賢族也昔蜀人薛宗起以片語抗魏帝而得髙其望帝謂之曰卿殆起宗耶非宗起也若鴻臚公者起艾宗者也當魏之時代北貴姓有去斤者特賜為艾然則艾亦有他望也耶公姑識之

弇州續稿卷五十四

弇州續稿卷五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集序

西陵董媛少玉詩序

周元孚氏以節概冠一世凡再上疏再得罪以謫而直猶未已其於星歷弧矢劍術無所不通精而尤好為古

文辭即世之作者無以踰勝之始婦得安人汪美而賢為元孚舉五男子皆育汪尋卒元孚痛不欲置偶久之感異夢乃問繼於董而得少玉者董女字也兄曰侍御叔玉既歸元孚即能撫其五子如汪已出謁舅姑即又能奉事舅姑如汪已而相元孚御減獲大小理家秉無弗如汪者元孚心異之問能讀書否曰僅識字耳然見元孚時時誦唐詩則亦誦唐詩所聽記可千首更問元孚詩止此乎元孚曰三百篇其祖也遂益誦三百篇以

至漢魏六季諸名家亡弗誦者乃稍稍出其竒以與元孚酬復元孚益大異之謂若詩成吾當叙而梓之以傳後世少玉莞然曰吾婦也而又君之婦婦何必以詩傳即傳而以君之婦天下孰不謂出君手何梓為元孚服其言而止元孚才髙而氣雄間不勝其用壯而少玉則清潤婉秀往往發於情而止於義有不盡為閨幃所束者當其得意時即元孚恍然不覺其左次而亡何少玉以羸疾卒卒之年二十九耳元孚鳩其遺篇什多散佚

所存僅若干首乃梓之而請序於余余讀之曰元孚而不見夫三百篇乎二南而下多出於貞婦良媛之作删者益録其語而不必盡徵其人謂可以風可以志而已至於漢而始有能舉其人者獨司馬之文君秦之淑能與其夫子相偶敵文君之不以禮合無論然淑亦寥寥乎不能數章何敢望少玉哉少玉調雖止於唐然不落宋元矣使天假以年有自唐而上者咄咄逼元孚世且以元孚詩或出少玉手元孚甘之乎少玉他婦行尤工

具元孚序及馮開之太史所為傳中

喻吳臯先生集選序

當嘉靖隆慶間有博大剴亮鉅公若光州喻司馬吳臯者其敭歷南北禦圉安攘所在著聲實余嘗有傳傳之以為真一時社稷臣云公故好為古文辭冥探隱索務出於人所不恒道然才高而氣雄朝有所請夕靡不應故其所搆撰為最繁操觚之士咸服其盛而駭其奇公厭世者久之而冢子晳府叅軍少極悉其遺集見委以

删定曰毋貴多貴在可傳而已余卒卒鮮暇葢僅閱歲而始能致雌黄之力凡得十之三以還叅軍而偕為之序序曰文之所從來遠矣自孔子為辭達之說而釋之者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於是鉤棘晦僻者若在所汰斥而不載然孔子身删詩書而喬僻峭厲之齊秦詰曲聱牙之盤庚皆存之而弗去至風之別而稱騷也則楚人之所以托風其君者務為纒綿迂晦之辭以自藏而少露其指則辭達之說有所不能盡用譬之於天

日月清寧者恒也雷電霰雨晦冥摶擊者其變也譬之於山透迤坦陀者恒也羊腸鳥道嶄削斗拔者其變也要之其變也亦恒也詩之變至於任華馬異極矣文之變至於樊宗師極矣此皆知變而不知變之為恒乃喻公獨不然其險也必無躋其深也必無弗達要以說諸心而暢諸理澤如也然則識公而未盡者駭其奇能盡公者謂公之實毋愧於達也必以柔曼靡麗望公若不足夫柔曼靡麗江左之音辭而中原之所不屑也嗟乎

使立而膚也毋寧立而骨哉少極第行之有劉子威袁履善者可就質焉

彭戶部說劍餘草序

彭潤玉先生者自諸生而貢禮部以選人分教宣城屬其子夢祖成進士為戶部郎弃官歸受其封故人或稱戶部君亦或稱博士君云先生而好為古文辭久而晚節益甚萬歷之戊子余起官白下先生特自全椒渡江屬故全椒令余君介以見余出其所近著詩一卷文一

卷曰說劍餘草命之序余復從宗令所見先生前集十二卷曰無氊堂者得合讀之然後知先生所詣之深而且博也其詩皆婉曲工至能發其情以與才合而不傷格至於七言律尤有斵輪中鵠之巧若序記書傳之類古色與生氣相射於西京大歷吾不知何如即非近代所易辨也吾嘗屈指明興以至於今能為古文辭者亡慮數百千家其卓然名世者亦可數十百家要皆廟廊山林之傑乃欲舉博士廣文而稱之則不過臨川聶大

年吾郡黄應龍戴章甫陸象孫三四君子而已大年象孫以詩勝應龍章甫以文勝然皆屢壓膺立而至用其子有名位優游素封者鍾記室之品不能名一人此何以故凡為博士廣文者勢必久困諸生諸生之業不過剽竊儒先之緒而儌飷飣組織之欲分功於古文辭則其業疎以古文辭間之則其業雜加之以歲月磨而耗之甫得一官有餘晷始欲呻吟以從事古之作者而不知其精已銷亡矣故夫山林之傑必其不為諸生者與

為諸生而不終者也若乃有子而稱封君者其得志當亦以晚是不握牙籌操利孔漁獵其鄉閭以為子孫計則必恣咼味擁姬姜呼盧飛白以極當年之樂而尚恐不足寧暇刺促筆研間哉先生之篤嗜在古文辭其始不以諸生之業奪其後又不以封君之饗奪宜其所著述富有而日新若此也語有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然哉余近一見夢祖詩以更超先生乘而上之父子間自為知己若此先生之集更未可涯也名曰説劍餘草

夫莊周隱士耳其著說劍能使人攘袂而思奮陶潛之詩何其沖然澹宕也詠荊軻一篇慷慨感激於劍術之疎深致意焉然則先生之壯心寧獨栖栖於一文苑而已也

大中丞顧公撫遼奏草序

御史中丞通州顧闕卿之為户部郎即以才選而僉福建臬計平邵武黨斗亂民尋遷廣東之叅議以至臬副從征山寇有功而中忌者歸久之乃補僉滇中臬解

順寧大候二州土酋之搆詔還公叅議於浙江兩年復還公臬副而飭覇州兵事會浙有驕卒之變屬撫臣銅梁張司馬密捕誅之司馬恐不任於是奏留公浙江以自翼凡十日而驕卒之首惡悉授首詔加公三品俸以原官飭薊州兵事覇薊俱天子之東南北門而公皆以才選公至時方有稻田使者公與之合筴興水利募農耕奉行之臣凡十餘道而獨公所治已見利數倍會遼左之撫臣缺詔推賢能知邊務者公遂超為右僉都御

史以往公上疏力辭謂往歲於潘臯前後溥有成效皆因人成事身所建畫又多不待竟而遷浙中之役甚愧同事者或以小嫌見累而已獨得超拜甚不安誠願以故秩為縣官捍蔽邊且得究稻田之利優詔不許而以稻田事責代公者公既至屬北兵大入與征北前將軍太保寧遠伯李公合筴討之公任謀李公任勇大破創其衆斬首以千計鹵駞馬牛羊萬餘公叙所以勝狀究曲如畫而力推功於寧遠請毋賞及臣賞及臣不足以

勸戰士天子為之首録寧遠而公與總督王公俱遷公自僉而副賞亦差次之當公之在遼遼困大水千里為甌脫公請開海禁議蠲䘏得報可公益與總督王公大師李公條遼事之所以難大勢有四謂邊長寇衆兵寡餉薄畫圖貼説而上之其所思以濟拯之筴甚詳天子得公疏下大司馬大司農議之亡不朝上夕許公自是益發紓諸所建白與注措略相當自公之在遼士飽馬騰遼遂以重冠九邊議者知以戰功推寧遠不知所以

作寧遠之氣而礪其爪牙者固公力也吾觀近世之善言邉事者於西北推楊文襄公應寧於東北推翁襄敏公仁夫於南推王文成公伯安文襄詳而不甚文襄敏文而不甚暢文成兼暢與文矣而不甚覈乃具體集成則惟公哉公與予交頗晚而最為相知癸未之冬余與今相國太原公俱杜門却掃有志游方之外公謂余毋事筆研謂太原公毋應世今太原公已拜相樹平章之績而余亦謬誤一出不唯不能從公教而郤筆研之累

且為公犯綺語之戒矣公自蓟以前所興立不能自達之於上而往往托之移牘丁亥而後其因驛上封事者又不知其幾余所叙僅公一斑耳公於出世經世二端似能合之余且與太原公托自解焉當不以我為綺語也

休寧茗洲吳氏家記序

自太史公之為史記而别叙傳於其後欲以明其所以作史之意而推本其世系而尤詳於顯賢者班氏之史

亦因之自是若㬅若約之類雖或文有詳約辭有工拙要之惟二史之步趨太史公之傳其父談也班氏之傳其父彪也二史之所從草也若周之衰春秋戰國而名世家漢之初兩姓諸侯王而名表者則本始派系皆彬彬可考譜由是昉矣休寧之吳故姬姓其先自太伯凡數十傳而國滅因以國為姓長沙忠武王而後代有顯賢不絶其在徽郡至數萬餘指而休寧獨擅其半休寧之南曰鳳山以唐左臺公始也其西曰龍江則吳媪始

也鳳山之指繁不能自衣食有吳媪者嫠而材攜其孤處馬篳路籃縷以啟山林西徙之吳乃有家矣凡四傳擇饒地轉為茗山茗山之吳吳始有族矣當明之興茗山之吳已草創成譜而東山趙子常占之以為吳之後必大蕃百有七十年而尚泯泯如也最後乃有吳廣文子玉父子廣文之父曰隱君某博學工古文辭慨然有意於先世之業取舊譜而新之整齊其世次佹就緒而卒年僅三十九當是時廣文猶在髫輒抱遺書而哭曰

狐不執觚管而以終先人之遺志者有如日未冠讀經史秇文諸篇凡數百千萬言其所撰述凡十年而傾邑又十年而傾郡又十年而傾海内學士大夫咸曰吳子今之太史公班氏也廣文瞰然不佞惡敢當之乃出隱君之遺書而加鉛槧焉曰姑有以矩矱我庶幾吳德之不隳葢既成而名之為家記所以不稱譜者何以非譜所既也亦吳史也曰記者何譲辭也為記之目凡二十卷凡十二用太史公班氏法也其序例辭則左丘語也

諸序吳氏家記者咸曰吳子今之太史公班氏也吳子辭而歸德於隱君則曰隱君吳子之談與彪也弇州生亦云吳子聞之請而弁諸序者

少師大冢宰贈特進太傅蒲坂楊襄毅公録序

萬歷元年十月少師吏部尚書楊公以末疾乞骸骨歸里上不允若曰是唯皇祖考之所爰立以佐余一人將統均是毗温詔凡再下公請益力始予馳傳歸賜寶鏹綵幣以行且曰卿其彊精神善醫藥庶幾旦夕有瘳以

終毗朕明年八月公疾益甚薨於蒲坂之里第事聞上為之震悼輟朝下所司援故事賜祭者九卜兆域以葬特贈太傅謚襄毅公既葬久之長子今少司馬俊民以大理少卿遇覃恩得追贈公特進於是司馬乃合公所得敕命二通誥命十八通敕諭闕十闕通諭祭文九通録成帙而故太師徐文貞公撰神道碑太保呂文懿公謁陽撰表前太師張公居正撰誌銘太師張文毅公四維撰行狀與諸所司覆請之疏悉附焉於是乎榮哀之誼

備矣吾吳中飭兵使者李君淶梓之郡而以司馬之指來問序不佞守尚書郎時嘗得望公於班行中風采如峙玉既跡其行事則昌黎氏所謂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又既而以通家子命不佞則春風霽日靡所不煦朗蓋是時南北爭侵擾蠶食我喉咽要腹之地邊圉之職儲胥者智力俱困而不能支天子方自管三尺日以雷霆殷殷其上而柄臣乃陰操其喜怒以為威福當是時中外之望獨寄於公一人公不愛其身與其材力以

應之四出而將數萬之疲卒於西於東北於東士奮而騰甲城浅隍忽若易而金湯者敵皆逡巡遁逃而不敢犯間一接之斬首鹵生不以數百千計不止三入而領中樞北籌邊東南制倭西南筴苗獠明光之疏朝上而夕報可無一不當上意片紙下於萬里之外奉若神明而不敢貳雖柄臣睥睨其傍以伺公之隙而卒不可得自是歷佐三朝或長銓地或仍領中樞或再長銓地皆與大相相表裏大相明則直以伸其志大相忮則宛以

完其節所謂大相者其勢之軋時負而時勝而公故皎然自若其官則自太子少保徧歷東宮三師以至人主之三少其祿則正一品而勲則柱國階則特進子孫多賢貴若少司馬及進士俊士都督府都事俊彥都督府同知俊卿胄子俊臣諸孫翰林檢討元祥而下凡十餘人繩繩趾美弗絕論者多美公一時之際以為君與臣合嗟乎君臣之際葢難言矣世宗皇帝得聖之威而大相中間之為之臣者十一得如公否也不然且以為人

與天合然所謂人者凝之獨在公公故純心與才合也遠固未暇論公之鄉人在唐有裴晉公者其祿位名德出入將相大較與公類第公之處敵難而裴公之處敵易然裴公之告成者竟一蔡州耳而竟不能得志於鎮魏公之婁出而婁不挫抑何逕庭也裴公據上相數為居其下者所扼如皇甫鏄李逢吉李宗閔輩時側目焉揆席揺而弗獲煖乃據公上者豈盡賢顧安公而公疑裴公之後無顯者彼郭汾陽李西平之後顯矣而推不

文故不能悉紀三公之盛而著之琬琰自史傳外寥寥焉以公今日之紀視三公其天之合何如也君子以公真能臣公之子若司馬諸君真能後故不辭而授簡焉以復于司馬

大司馬趙公燕石集序

嘉靖中余守尚書郎獲接天台趙公於御史臺時公以盛年据顯位然多折節待後進未嘗一露得色而同舍郎有應君明德者時時為余言趙公之為長者自天性

非有所矯強也余出副青齊臬坐家難歸而公歷左右司冦以至正位留都大司冦其清白之操持衡之守為天下平而是時公之父母年八十餘尚健七箸既以公考最封如公秩矣公乃懇乞骸骨歸養凡再上疏乃得請而屬先帝更新朝政於大僚庶尹有所登黜中外臺省諫臣爭稱公賢不宜老之林壑詔特起守故官尋轉南京大司馬叅贊機務所以寄藉良至公既依依二尊人膝下不忍離復再上疏乞休溫詔許之然公至明年

忽遘疾不起而二尊人故無恙也縉紳先生毋不以國寶家楨一時摧折為主上與公之父母惜而又重公之始為忠而卒以孝終葢兩完矣公卒之年而貞復起叅浙行省又二十年而始遷今官趾公後道經毘陵晤公之介子某别駕君出公所撰名燕石集者凡四卷授而俾卒業焉乃歎曰公眞長者公眞長者余雖少於公十五歲然當公之見接時以操觚之末技猖狂都下都下諸公工其業者靡不悉出所長以相揚扢而公粥粥若

無所知能詢之人不知趙公工是業也應君故好古文辭然所以稱公獨長者耳亦不言公工是業也今讀公詩則皆和平朗奥有朱絃疏越之音而五言古近體尤自長城至於文典雅簡勁太羹不和之味流羡於齒舌間彼横溢而自謂才鉤棘而自謂調者故退然而下風矣公不以名其業使操觚之人無能名之及槀存而目之燕石公豈其石也要之竟不欲以其長鳴終始不離長者乃爾公諱大佑字世徵登乙未進士别駕名成孚

故嘗司諭嘉定與余善溫敏而文有父風

風士録序

風士録者何侍御李公按吾呉四郡輶軒所經以公車之業試士而録其尤以風者也稱風者何緣詩起也若列國之有風云吾呉風之在詩者故輕靡以華勝今而華實裒矣在公車業者故純雅有方幅今或用才而過以險語盩調相角矣日者大宗伯有憂之為上言諸省與南宮大造士必取通明經術不詭於道者不然即才

而奇弗録於是齷齪選愞之士亦時時雜進而輕俊少年之用屈諸輕俊少年咸相驚謂大宗伯之微指欲右中州而左吾吳若越不知其所推引而為後進模楷者故太傅王文恪公尚書瞿文懿公二公吳人也御史中丞唐公唐公晉陵人晉陵亦吳也大宗伯之所在在令吳而所右實在昔吳也侍御公復憂之豈其末易而令將強變而昔或兩墮耶是故輶軒之所經首以試士為要及竟試士之業而後喜可知也曰甚矣風之易也天

子之可大宗伯請僅歳餘而翕然一變至此哉即無論
三公之謂何彬彬乎質有其文矣吳守石君請梓之曰
故事也李公曰梓之第省可三之一梓而多以為諸生
好則可以風之則末也葢僅百餘篇云世之小公車業
者謂經生之文多割飾而於聖人垂世之訓無所發論
策士之文多剽括而於聖人經世之用無所補夫士籍
以應弓旌鵠耳安用是紛紛為是不然在上者患無以
風之耳風之而能去其割飾則聖訓也能去其剽括則

聖用也語有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夫不佞未究於此者聊以塞公與石君之請公按吳值大水旱上書為元元請命得報蠲賑以數十萬計諸所摹畫哺衽之筴萬方石君能奉而行之於吾夫子富而教之之旨蓋兩至者公濟寧人甲戌進士石君黄梅人庚辰進士

文起堂新集序

張幼于有堂曰文起而名其集則詩若文咸萃焉其續集則有文而無詩今者復攜一編曰新集過余則有詩

而無文謂余姑為我更序之余始識幼于甫二十白晳美姿容與文徵仲王禄之諸先生游當是時其才横肆不可當讀之若入武庫雖五兵爛然不無利鈍至卅餘乃始稍稍就繩墨而以清圓流麗為宗畦徑雖絶而精思微邈所謂文起堂集者也余讀新集則情事劑矣意象合矣出之若自然而探之若益深博而去其雜奇而削其險劇而洗其跡于是乎幼于之詩成矣幼于有所搆撰余輒為之序之丁亥卜藏于闕山之闕而屬余

草生誌令者去耳順尚四載其大用固未可量而所搆撰亦詎止是哉雖然余老矣所以為幼于不朽者伎亦殫矣夫玄晏故不能勝左思陳王卒何藉乎敬禮夫夫亦可以已矣

集虛齋書義序

異時大宗伯河南沈公言諸生少年之為公車業者日習為恠誕以相高而不得聖賢立言之旨宜一切通行裁正以成弘間為鵠故王文恪公瞿文懿公為昇當是

時天下之士有應有不應而吾吳為二公之鄉以故其應為稍速嘉定則吳之下邑也前沈公而為大宗伯者其邑之徐公徐公博曉經術攻古文辭而間出其餘以治制科業又少時嘗與瞿公相下上以故嘉定之應之為尤速令進士李先芳鄉進士金兆登胄子徐兆曦張其廉諸生婁孟堅等十一人皆其邑之良而游於徐公之門及為其子壻者也相與琢劘其業曰使吾矙然而遽欲紹明成弘之統則有所不敢拊膺瀾視而自附

於二公曰吾其文恪乎子其文懿乎則有所不能務於弔詭而自逃於新令之外則有所不可剽腐趨易以求合於用事者之目則有所不屑吾求得聖賢之所以立言者而已矣求聖賢之所以立言者求之心而已矣吾兒士駿奉其辭百四十篇以示余讀之見而劇而不刻肆而不鶩馴而不凡步驟有節咀諷有味庶幾乎求之心者哉嘉定故多材然於科目往往不能當諸邑自今而往將習習霞舉矣其為我謝徐公得非公之力也歟

王夢澤集序

楚有王夢澤先生廷陳者當正德中成進士高第讀中秘書以伉直故卒廢死余為郎時先生尚在念不獲侍門牆獨得其詩若文習之以為快歸吳有執苑巵言紀其儁語俠氣頗稱于人人而未能定其品晩節宦游金陵而先生之孫頴州太守追伊重梓其集於郡而俾余序之余故嘗通楚檮杌諸家言竊謂春秋之季其主蓽路籃縷以啟山林其民魋結左袵日尋于干戈豈復暇

問脈管之業而時已有倚相伍舉者出而綜墳典嫺辭命厥後屈左徒氏遂以騷辭開百世宗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相與紹明之及秦漢而後小有顯者亦不能與東西兩京之彦埒至唐而僅有襄陽杜氏孟氏杜氏之業差為宏博與屈氏分途而偕不朽若文史論建可稱述者抑又鮮矣明興百五十年而始有先生先生甫弱冠天才横溢飛聲執林超宋乘而上之步武開元大歷以與六代接文則自西京而下之亦不失六代其尤雅

雋者書牘大小數十言言子長少卿也詩無所不工麗而五言更長城矣先生既以直廢死不得珥簪荷管為縣官司述作之柄繼先生者三太史俱以慱大竒偉稱雄館閣閭然有韻之辭視先生不啻徑廷也後先生三十年而先生之鄉人則呉明卿氏先生有專詣而明卿取兼能若今周元孚鄒孚如諸君子交轡而馳康莊焉能舍先生赤幟哉嗟乎衡泰冢二嶽七澤三湘山若增而蓬蓯水若闢而灝瀁者其為先生輩耶非耶余文蕪

不能當先生雖然頴州以為前茅而余且私其驥尾矣

梅季豹居諸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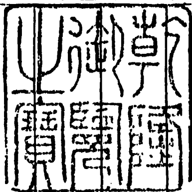
弇山人曰余少年時稱詩葢以盛唐為鵠云已而不能無疑於五言古及李于鱗氏之論曰唐無古詩而有其古詩則灑然悟矣進而求之三謝之整麗淵明之閒雅以為無加焉及讀何仲默氏之書曰詩盛於陶謝而亦亡於陶謝則竊恠其語之過葢又進之而上為三曹又進之而上為蘇李枚蔡然後知何氏之語不為過也四

言則國風而後絕矣騷則左徒神而賦則文園聖葢並軌於康莊而分鑣於廣莫本不異也厥後以鋪張馳騁相競所謂記繁而志寡者班張而下咸有之以故賦之用日廣而騷遂屈斯義也徐昌穀之談杌胡元瑞之詩藪能稱之而獻吉與仲默間能為之令天下之操觚者不少矣往往樂近體之易入耳而輕得名洋洋乎靡所不條貫至於歌行之類則艱習之何論五言古若騷賦風雅輿之談未有不思卧者矣戊子冬為有舉宣城梅

季豹者曰是夫也能不為近體人也已而季豹來謁今年冬則出一編所謂居諸集者見示則皆騷賦四五言古詩余乃以暇卒業焉大歎詫曰世故有人哉若季豹之為騷賦於左徒文園時時取財而別具悲慨婉冶之態五言於漢魏時離時合而其合者并其氣度色澤得之惟四言不能窺風雅藩要之梁陳而後絕影矣使季豹襲古衣冠而不為金陵市客而訪我於弇中吾且以為千載人焉敢以季豹目之故慨然為序其集集曰居

諸者葢猶有待也季豹志也若其篇攻字琢為季豹忠

臣者則有其宗人台祚在



弇州續稿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五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承恩

弇州續稿卷五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

太倉州重修儒學記

太倉之學故寄衛自弘治丙辰始建州而衛學歸於州者八十三年於今矣釋菜之宫獨歸然一魯靈光而諸

講堂誦舍以至博士退食之所多摧圮剥落風雨割其隅霜露降其席博士師弟子鞠於草莽而不能時授受謀所新之者欲請於御史諸臺而不果會州守張君朔望朝夫子宫喟然而嘆曰是烏足以煩諸御史臺即不敎𠖥為其州大夫而忍於其子弟之學者乃首捐其贖鍰之槖以畀諸能吏陶瓦斬木甓堊榱桷之資不浹日而辦不移月而焕然一新於是博士師弟子胡先生輩相率而請余請一言以侈大張君德意而申相儆俾示

永永余不敏竊謂古之所以造士於學者莫盛於三代庠序校之為名人倫之為實典謨雅頌卦爻之為誦縞收端哻鞞紳綦緇琮璜琚瑀之為佩服而透迤周旋咏歌擊拊之為容聲諸學士大夫類能舉之而學之弊亦莫盛於後世師之所以誨與弟子之所以學者束縛於經生之制甚而至於訓故之凡亦不能守而巧為徘調以茍狗之伸吟佔畢以希異時之青紫目若望羊心揺揺若懸旌一得志而隨弁髦之矣毋論其精神之所注

寓即不知禮樂射御書數為何物將何取於學也學士大夫類亦能訾之而余顧竊有疑焉夫遠不能舉二代即周之盛時曰成康而其所造以貽昭穆之季者不聞修周召之業以協和萬邦撫來四夷而周召暨吕畢諸聖人或貴自王室或賤自漁釣亦非有得之於青衿髦之選者何也猶未也以吾夫子之聖而七十子皆負異資而為之依宜其處者皆聖嗣出者皆王佐而性與天道自顔曾之外寥寥不數聞大則國相小則家臣業

已見其能於公私之朝而所就不過足兵裕民之微緒而已西河濟南之徒厘厘守一經之疑似而不能息處士之横議賴孟氏而始振之至學校之設不肖者若原氏之鄉士欲毁之以紓議而賢者則東京之儁以名相使激而貽憂於社稷數千年之後忽起而濂洛關閩再起而左廣東越或以超曠之識抉千聖之真傳或以精微之力析千古之疑翳此其人往往家庭父師之所講求而其大要乃自得之心而已夫豈一學宫之力雖然

即境以探真由踶以悟道雖灑掃應對可通禮樂而窮神化況於本經術而訓故之世之人苟有能緣此而自得者即成周之所以造亦末也嗌學成而張君署其堂之後楹曰振德而余推其指於自得如此君名博字子約山陰人舉乙丑進士自户科左給事中謫累遷吾州守其於民能富而教之胡先生名大雅諸博士某某於法得附書

休寧縣重修文廟儒學記

自三代以降天下有學而無祀所謂庠序校以至泮宮辟雍之類諸博士弟子以歲時講修詩書禮樂射御之文極而至於邦國大夫於此聽政受馘而吾夫子肇明六經之道如日麗天天下則而儀之為天下君者追而顯之然至讀魯相晨廟碑則吾夫子之鄉其祀罷典守尚有所未備何况其他哉自是而後吾夫子之祀事日益舉而古之所謂學者乃不盡麗於其宮是故天下多有祀而無學至宋而稍稍合之休寧僻在萬山中其始

蓁蓁然安其為樸至宋而稍通于俎豆之事人材乘之以出霞蒸猋奮為世黼黻然而宋之所建與元及我明之所修其學宫俱隘陋弗稱又屬歲月久亡所不傾圮於是邑之賢士大夫侍御胡君輩居恒竊歎以休寧於東南最稱巖邑其戶口之繁庶居室之宏孅不在三吳下行賈徧於郡國而廪筴之藏悉以靡之梵苑叢林而亡所靳顧於吾夫子之宫與儒學乃若任其廢而弗為之所且吾儕幸而得與聞斯道以備世用乏而本之弗

思人其謂我何屬郡太守徐君司理舒君以行部至其邦顧瞻之際慨然興懨時邑令陳侯仰承而身任之捐月奉若干緡以倡諸吏民漸有應者於是謀之胡君總其凡而博士弟子凡三金為世澤為有聲為人龍及汪廷詔佐之胡君謂不穀之治蒲也有成模矣侍御何君鄉進士程君單間而先之邑士民汪大光單繼之其鏹自家帑以至於公相屬也其土石甓木自郊闗以至丙舍相屬也木取其偉長者石取其貞潤者甓取其堅緻

者於是有重建曰大成殿曰啟聖祠曰尊經閣曰敬一箴碑亭曰二程祠曰三博士齋曰諸弟子讀書舍取更新也有改建曰明倫堂曰儒學門曰文會堂曰朱子祠曰名宦鄉賢祠取徙地也有創建曰成潔門曰省牲所曰神厨曰報功祠曰遺教祠曰會源亭曰壽雲門曰文昌閣曰居業門故所無也其地闢五之一宮室拓三之一創亦如之自是休寧之廟學蔚然稱鉅麗甲於郡國而胡君乃與諸君具其事介幣於余友鄉進士詹君

而以記請余竊意之廟學成而邑大夫師弟子與其吏民舍菜而登廟宮之陛有不儼然而若吾夫子臨之在上者乎退而講於明倫之堂有不悚然而若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接於目而警於志者乎又退而登尊經之閣集文會之堂肄乎讀書之舍有不油然而與詩書易春秋禮樂之教相融浹而無間者乎及其出義路辭禮門行稍遠則稍怠甚或錐刀之息屬乎手而求念生睚眦之忿交於目而忮心作問其嚮之所謂儼然悚

然油然者忽然而失之矣其所以忽然而失者則其儼然悚然油然者暫然而得之非真際也且夫是廟宫與學之廢久矣其新之也木資之人也土石資之人也甓資之人也然一念之欲新而同志者來不浹月而材具不浹歲而廟宫與學成夫人心偶翳之耳非盡廢也五倫足之心六經足之心而吾夫子足之心苟欲新之不再念而來不浹時而具成矣而程子而邑之所稱以為其後者也朱子其所自稱以為而邑產者也今其學具

在即簡煩小異其大指有不本之心者哉廟宮與學之新以跡教而德之新不以跡教余故稍次其語以紀成事而示夫同志者徐君名成位楚竟陵人舒君名邦儒芝城人陳侯名正謨閩南平人胡君名宥何君名其賢程君名廷策詹君名景鳳皆邑人

太平府修城記

太平古金陵支邑也後稍進為郡與金陵俱倚天塹而固自金陵之為帝者都而太平之人民田土兵衛不能

當其十之一然寔据其上遊為之儲胥禦圉而制其命如古所謂左馮翊者當天下之割而且合北不得太平不可以窺金陵南不得太平金陵不可以守夫以太平之重若此而自明興二百餘年以來守土者安於平治之形而不暇省其城低庳使弱者憑二尋之衿不必羽而登也所甓僅表而毋及裏陿不容軌土惡善潰不必淫霖而隳也萬歴辛壬間莆田林侯來為守恤民隱撥吏弊興士風諸所以稱塞守狀良惡顧以時周行睥睨

間而憂之謂卒有不虞如柙櫝何即不榖狃前人苟簡及𠂆以俟後之君子彼復狃我將縣官何所賴焉而會治兵使者程公按部來與林侯熒合乃上侯議督撫中丞孫公江防中丞呂公巡按侍御陳公得報可為具疏聞之上下大司馬大司徒議報可下中丞侍御已復下程公程公下侯所與倅陳某當塗令楊某規度所增築為堞者三千七百六十而赢其崇二丈三赤而赢裏坦之崇一丈六赤而赢厚一丈七赤而赢週遭為丈一千

六百六十而羸所改飾為麗譙者五為津關者三為戍廬者三百而羸計直為中金一萬七千七百九十而縮謀之爷不足則請諸郡減卒直八千四百四十餘金為之幹不足則陳公以千金益之程公再以千金益之孫公以五百金益之又不足林侯與楊令復率贖鍰千金益之又不足則為勇爵賜級以勸郡人某某凡三千餘金益之林侯乃率厲其屬與士卒分功於版築間萏不閲嵗而城成以書屬余俾紀其事余故嘗臆史所稱請

城洛陽與大梁者或以天子之守守在四夷諸侯之守守在四鄰為説而譏其示人弱竊以為不然夫地利不如人和雖賢者記之然至夫子之系易未嘗不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未已而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夫以大聖人而當取卦尚象時夫豈有暴客之足虞而制為重門擊柝彼所以待衰預變之計周且遠也故曰需有衣袽終日戒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若世宗朝寧不亦重熙累洽哉一旦島寇卒起而大江以南

佳麗之地其無城者城而庳且薄者悉其子女玉帛以餧寇三里之垣茍不至隤老弱荷擔而立爽高下瞰賊目飽氣盡而走耳城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今幸臺察監司諸大夫與林侯合筴而固太平不至大損縣官帑雖曰齊民之力而善用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咸相率赴事不歳而成百世之偉功且因以為金陵上游衛其事豈淺小哉雖然所謂有形險也無形之險在黔首心林侯固已饒得之矣請以是風倅令及後之君子毋忽諸

則永永有賴哉

蘭溪縣治廳壁記

吾里中張侯新之治蘭溪未改火而剪除其民之敗羣者乃均田賦清狴㺚以與之更始而治事之舍日就圮上雨旁風㢢所葢護諸吏惴惴負㢢壁而從事案牘拮据鳥鼠共之何以譏訶闌入張侯嘆曰是猶可旦夕支及其拉然剨然而㓙創之費則叵量吾奈何避其名而貽叵量之費於後君子請諸郡得贖鍰之羡與口緡百

金而節縮其腹推羸禄佐之民獻其力工師毋敢匿寸陰以戊寅之冬仲立趾明年之仲夏而告成事廳廣六丈四赤深不及廣者二丈四赤高之為丈者三而加丈之為赤者五左尉幕右錢庫總之若干楹吏廡以次益京易棟其規制大約不甚浮于昔而增完壯焉未幾張侯以外艱歸而豫章喻侯均用故尚書郎出佐藩幕再移而代為政居而甚安之乃捐書幣請于王子曰令令苟免于僇人葢有餘警云而敢即安於此雖然令驟居

焉而不虞夫拉然劃然也夫不虞夫拉然劃然者日而夕飯而興以顓精其思於吏治夫不虞夫拉然劃然者而不至勤用父老之力於土木則皆張侯賜也吾子其寵靈之一言以毋忘侯不佞曰善夫居者之安而追作者之勞甚厚道哉雖然諭侯今實居之夫蘭谿浙東最巖邑也其延袤四百里而奇其户口十六萬七百而奇是居也四百里之所取風而十六萬人之所籍而孳育者也侯晨而坐堂皇少選而聽政夕而愬覩其巍乎崇

高者得無有遠於百里之歎乎夏共其稅賦於兹壄野之豪得無憂於盡乎兩造實繁强者嚚嚚囂囂弱者得無憂於不盡乎單赤得無尚失職乎學校之氣得無猶有儆阻乎一言善而應一言沃而違侯其慎之哉若夫洞巖峙東蘭陰峙西南住為南白石為北爭出其朗爽秀拔之資以助侯燕喜稍與邑之二三君子鼓琴歌薫修宓氏之政而大之此則侯之終事也於是不佞之王父司馬公去令垂一百年而吏民謳思之若新喻侯曰子

之一言寔徼王父大惠不佞亦曰二君子也繼王父而三夫誰曰不宜是為記

移建京圌營公署記

京圌總者故京口要害地也其先以一副帥臨之所部衛十五水陸師餘萬久之草而會島冦起議置將將秩自副帥殺而為把總置兵兵募士二千舟百七尋又裁為募士三百餘益以邑卒百五十餘其後稍益以募士三百六十餘通為兵八百最後始定京圌總以八百人

畫地上高資下安港所任汛警百五十里而遥而割鎮江衛屬之京圌總始稍稍成軍矣顧其名駐圌山而署實在京口故都指揮朱君以薦來治總事未幾嘆曰圌山踞江汛以不時至而我高枕而安重城之内即緩急何以達即達矣何渠能應之且將不控要害而士卒不隷將其何以軍於是上書兵備使者王公請移京口署於圌山兵麗之而他所上數事其要者在汰老弱葺冒食練行陣明賞罰兵備使者下郡守令議謂朱君所請

良是使者以聞督撫中丞宋公江防中丞王公諸臺御史郭公陳公王公房公俱報可而獨王公慨然謂是總也其移署筴甚長而訾短遂捐軍餉金五百以授丹徒尉楊泮俾卜地於圌山之左大港不給而代王公者胡公及諸臺御史郡守令復捐金二百以益之其又不給而朱君倡其三哨之將吏士卒捐廪奉金若干以益之葢不踰季而將有署署有門有廡有堂有寢扃卒有營室而所闢𨻶地以辟民舍丘壟稍移之江口其費復朱君與吏

士任之既成朱君來謁余請紀其事于石余竊謂倭事暴起人出其筴以為備列戍置壘相望於江海之滋而大農少府之錢粟晝夜輦而委輸於軍一旦事定諸少年握籌筭而較之餉日以減卒日以耗戍壘日以頹廢其將日漸省而其存者知有移於內地以自便而已上下交相狎以幸而歲汛之不警幾得以遷或代去令朱君獨能毋傳舍其官又不即安於內地而顧以其身當餘皇出没衝王公又不忘危於安而寬其出納使朱君

獲信志焉其賢矣哉朱君雖所部八百人與一衛之畸卒拊循而振之鉦鼓嘯呼江波立起勢若萬人斥邏相應於百五十里間游徼之所旁及鹽鹽亡命椎埋之徒鼠竄而不敢發則是署效也且為毋負王公矣鴟梟之詩户牖綢繆六四之需衣袽終日古人之深慮遠顧若此後而居是署者覽斯記者時時念之則又為毋負朱君哉王公名篆今為左副都御史楚之夷陵人朱君名先今以游擊將軍行總事吳郡人

純節祠記

曇陽子之女於學士公也葢嘗字徐生矣十七而遘上真稍稍啓道要徐生之父叅議公且委禽焉而生驟病物故曇陽子知之逢跣三日哭出其槖則有成製縞服草履御之以見學士曰兒托體大人不獲為徐生死當為生稱未亡人學士亡以難而曇陽子故不食至是葢不食者六歲所曇陽子業為徐生守然當學道而上真故試之以徐生之狀與辭加憹腆焉而曇陽子確不移

意者再而道遂成曇陽子之道成則請於學士曰願得一酹徐生墓既酹乃曰吾止此不歸矣家大小強之不可得則以一氊坐丙舍之中庭左暑雨不徙足毋論晝夜其又三月曇陽子乃辭衆立化化之前一夕復請於學士酹生墓既酹謂學士曰吾受上真命遺魄有所用之不獲已從徐生蓐螻蟻柰何葢曇陽子猶兩髻云至是刃其髻之右授學士為我屬徐公祔生窆可也其明日為庚辰之秋九月九日其又四月而祭議公發徐生

之窆改葬於墓之震方去故地數十武而遷以曇陽子之髻祔焉堂凡五楹中肖像為曇陽子示有尊也左室之偏為徐生主而曇陽子配焉示有親也祠成而衆議公署之曰純節而屬世貞記之夫曇陽子之為德備矣於生死離矣顧斤斤焉取人道之一端而標之者何居徐志也夫何以稱徐志也為徐氏始終故徐以家人禮祠之也曰純節者何居節者竹之德也純者絲之德也今夫竹自寸萌而縱之而尋丈以至於凌霄漢得節而

裁然後勁絲自寸縷而衡之以至邉幅色不雜而後得稱為純其在於人亦然故節者所以禦滋也純者所以澄節也甚矣節之不易言純也天下之成為婦而殉其夫者二其恒以生殉而不恒以死殉此其志烈氷霜而貫金石夫孰得而議其後然以百一較之恒者容或深於情而不恒者容或激於變情故有所不能已而變故有所不可已以是言純純得無間哉曇陽子未成婦者也生不識徐生狀何所牽於情學士為之父何所虞於

變第謂人道當如是耳而矢不食之誓以附於祝宗之祈死而竟不死當其道之成能使徐生出幽途受天趣將何有於身之殉然其意若曰吾知所以為徐氏者而已吾用是始必用是終而然後庶幾亡愧哉今夫上真者得他心通者也夫豈待試而後知曇陽子欲以見曇陽子純也生殉而不以情死殉而不以變至哉曇陽子之純於節也始曇陽子嘗築室於郭之内以奉上真而署曰恬澹學士公司之令祠郭之外參議公司之君子

謂維世之教斯純節甚盛茂以加矣出世之旨則有恬澹在曇陽子他事詳大傳中徐生諱景韶有文行十八而夭叅議公名廷祼以需調歸學士公王氏名錫爵佐大宗伯無幾以省覲歸夫二君子者景曇陽子之道而趣之將畢身者也

開太倉州朝陽關記

王公以燕見諸生而問所宜興者諸生劉大倫等對曰州故有婁江云自西而南而東達於海据三方而抱吾

州以為形勢海潮之至者日夜各得一焉其東入東閘而西其西入西閘而東以胥會於黌宫之左而後退諸芻粟貨幣之寓於舟者亦從而入以共吾州吏民其東閘尤號稱利便而先年有警於海者謂其近之故纍甓而塞之水折而南而西爭門以進其氣盛於金虎之方是以薦紳絀而介冑時勝其芻粟貨幣束於一竇而不得達是以物直踴而擔夫重其門於東者毋所受生氣是以其民蕭索而不舒所進不過襁負是以生理薄而

坐困竊以為復東水關便王公瞿然而聽曰固也吾且行相地焉謂自故東關而稍南之踰一里許可穴也謂其方曰巽方從生氣也關東西丈有二尺高加尋之三以通舟而已其關之外則自濠而東蘆福涇以達半涇而始得大河為丈者亦六百餘關之内則自濠而西轉樊村合致河塘而始得故河為丈者殺其四十直因之畝力因之直皆從民便也僅十五日而工畢王公昝度勢尤以為東少庳不能與西敵乃崇鐘樓以俯瞰之鐘

聲發則百雉而内外無不聞者於是東郊之氓轉輸無迂道左閭之氓化居無負戴而紆衿拖紳之士見若以爲拾芥青紫已讙稱謳謡之不足則從諸博士某等介而請記於某以示永永某竊以春秋之義凡工役而義所不當舉者書重者書非時者書今王公所通一闢耳秉民隙而用之力不能一旅時不過歲三十之一而何以書也爲其從民願也百年之利在是矣葢工甫畢而天子以公四履之地水當有所宣洩下璽書趣濬治之

夫公不難四郡一州十七邑而難此一衣帶水也雖然茲非其小試也耶公諸興革功德於國家斯民甚大其為鍾樓意甚遠皆不書書其所請者曰開朝陽關記公名叔杲字陽德永嘉人以大叅行兵事

復周玉崖公賜墓田記

嘉靖辛卯南京刑部右侍郎玉崖周公卒於位時公秩三品未及考而天子念其賢特賜祭有司為治葬葬公之二十六年為隆慶丁卯而給事御史以故名臣當旌

者具公事狀上天子復為之超贈左都御史而其年廵
撫林公潤下邑司禮公墓邑司言公墓田為畝者四十
而羸秋賦為石者十六而羸官令不優蠲之而孳孳焉
責半菽滯穗於松櫝丙舍之地非所以妥賢者魄而標
士大夫觀也因具故少宰葉文莊公太常魏文簡公例
以請林公是之許以他羨賦補著為令於是公之孫邦
柱者感天子後先德意林公之能奉行於公之所遇愈
遠而愈隆也謁不佞為文樹之石以垂永永不佞竊謂

古先聖王之政莫大於禮賢而厚終以故式閭表墓首施之於勝國之臣而不為驟及德之衰於厚終且鮮矣何乃能追遠也周公在正德中批鱗抗顔以與權幸搏中縣官所甚諱遷謫萬里而不悔於時稱為直臣更化之後雍容歷藩臬進臺省撫字與揚激相劑于時稱為良臣公之所謂良臣者雖奪於年未盡究而計其為直臣時緹帥尾之悍侯扼之其不委骨於瘴煙叢箐之間者幾希即所望能過一首丘而竟自遷人起通顯其殁

也人主為治窀穸而不以煩其家其既葬而久也悉蠲其墓之賦而不以累其後人夫以一枯骨而榮施之若此其追遠當又何如也吾聞夫古之治冢塋者漢莫重於長平烈侯青冠軍景桓侯去病博陸宣成侯光唐莫重於英國忠武公勣陪位象武温明之制幾與乘輿埒然未幾而失其族即不盡樵而鞠為茂草若敖之餒因之周公非籍汗馬勞官猶在亞列而所賜墓地頼天子德意林公及諸有司之奉行易世而子孫能保之嗚呼

休哉君子謂邦柱可嘉也其能守也毋愧于周之冢孫矣

陸氏放生湖悠然亭記

悠然亭者其址据湖之最勝處湖故陸大夫公有也當陸大夫公日與其子司空與繩學憲與培輩含而弗漁而時時以所遇之鱗介毋論巨細即贖而放之故其湖曰當湖一曰放生亭之北為沙盆渚其上有塔峙焉傍為塔院翼之陸大夫公所營也渚東北為放魚磯夷於

水貴易也余嘗以通家子一再侍陸大夫公及公歿而游於與繩最後登茲亭而寓目焉其隅湖奠南而全湖枕於北粘天無岸日月得之澄鮮炯爛穿堵遏雲時吐光恠萬堞止坤丹譙若霞圜橋西南蜿蜒垂虹凴欄放歌天籟和之意甚懌也既而叩與繩所以名亭之故則取子產之校人語夫校人不能得魚事而能得魚理其始舍之而圉圉焉縱之洋洋焉悠然而逝即古今善狀魚者莫茲語若也然而魚之所謂悠然者與人異方其

失水而困於網罟也束縛之急鱗鬣盡挫第能覺其苦而不知有砧盎之虞及其獲水而圉圉而洋洋而悠然者形也非心也益至於悠然而俄頃之所謂苦者失之矣人之就網罟也庚紲攻其外而愁憂攻其內及其甫就解而前念後念交戟之賢者內追咎而思改不賢者追咎人而思報欲求所謂食息之悠然者竟不可得也故曰魚相忘於江湖易而人相忘於道術難也與繩曰不然吾之所以名在放生夫放生之名池久矣唐宋之

世州郡在在有之以祈人主福而責額數期日其十五死餒而四飫於漁子之腹能生致者十之一耳環而隄之一旦人主之法廢而耐水者徒手而取盈是以生理發殺機也夫不取不放梁武之所以見屈於北使也今吾則不然遇而贖贖而放唯不聽戕賊之耳而不為之限量我悠然而忘魚放也魚之悠然而忘為我放也是相忘也且我何知福余乃曰有是哉吾子之近道也雖然吾子能為竺乾先生言獨不見夫娑竭之魚長四十

餘萬里兩目若日月游戲於無央之海天下之言快者莫加馬而古先生曰此夙世業也欲脫解之其道無繇耳然則為子之湖而魚者其業耶其非業耶業而生者悠然耶將滅者悠然耶與繩听然而咲曰我非魚不知魚之悠然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悠然請志之楣以俟河伯過而詰之

夢游記

五月九日夜四鼓夢有僧過訪語次曰去覲而西則華

嚴菴也能間一游乎問所以名菴曰普賢經行道場也後有嶺石若青羊蹲故又曰青羊觀玉局老公像在焉俄而御一小籃輿挾兩奚童西若沿長堤者其南皆麥田黄雲被壠隱隱見城堞行可二里折而北得一橋其高下瞰人屋而以磚砌之傍皆大榆柳橋下流水𫐐𫐐余意已樂之又數十武則若街市頗坦陁而行人甚稀山門翼然前所過僧出迓曰公來矣入門左方有若嚴道場者梵唄磬鐸聲振耳拾級而上至前殿已又拾級

而上至後殿殿不甚高大亦稍敞而皆扃鐍不可開庭
際古槐壽藤虯龍屈蟠蒼翠映罨右廡得一竇而入僧
曰此禪房也室宇高下鱗接然不甚整次乃復循階傴
僂而上最後呀然門忽開目境若闢而新者盎殿據山
而趾其後壁數丈外臨絶壑壁之後中一洞庭石二斧
劈二錦川翼之庳者亦可三丈許色皆甚紫文理密緻
皮骨皴瘃可恠壑之南為嶺中斷左右嶷然青石望之
羊也逼而視之則不類以顧他石詭瑰千狀有若㩎獅

者若鬭虎者若牛下飲者若猿猱者其上皆髯松文栢其髙造天嶺之北則平湖萬頃一碧隂雲解駁日脚下漏為金銀琉璃者不可勝計鳧鷗鸛鶴鴛鴦鸂鶒之類散布砂磧爛若舒錦余顧僧曰此為何蘭若何墜耶吾所知於里者海寧隆福淮雲三剎若衙院耳夫吾生五十有七年矣而不知有此何也僧咲曰公自有之公自不知耳雖然姑為我作一記送余至山門而别迺醒余生平所游太和之南巖五龍諸宫洞庭之資慶包山長

圻錢塘之昭慶藕花洲諸寺其勝埒者當時歷歷真境第不轉首而失之追數若一夢然然則夜之所夢其果真耶其非真耶今夢而真昔真而夢異耶不異耶既以稱菴又稱觀老子之於普賢有諍耶無諍耶吾皆不能為之辨而又何記為雖然吾既已許是僧矣姑以夢語了夢事

弇州續稿卷五十六